

課長張連

文 森著



南方通俗出版社出版

新華書店廣東分店總經售

張連長講課

文 森 著

南方通俗出版社出版：

新華書店廣東分店總經售

本書有兩篇故事，內容是描寫解放軍一位連長和一位通訊員學習文化以後，思想上和工作效率都提高了。「張連長講課」描寫張連長文化提高後，不只能向戰士進行軍事教育，還帶動全連戰士充滿信心地向建設現代化國防軍的道路前進。「變化」一篇，描寫通訊員劉金山，文化提高後不只通訊工作效率提高，也學會摩托車的駕駛技術，並且被提拔為摩托車訓練隊助教，為培養現代化摩托兵貢獻更大的力量。

715.12

718

書號：(南)0199 36開 22頁 24,270字
張連長講課 通俗讀物——文學

著者：文 森
出版者：南方通俗出版社
 廣州市永漢北路二六三號
總經售：新華書店廣東分店
 廣州市永漢北路二〇六號
排印者：廣州印刷廠
 廣州市迴龍路三十七號

- 一九五三年十二月初版第一次印。
- 一九五四年一月重版第一次印。

印數5,000冊 • 累計9,080冊 • 每本一千四百元

目次

張連長講課

.....

(一)

變化

.....

.....
(一九)

張連長講課

一

一九五二年，是人民解放軍戰士的文化翻身年。毛主席特地下了要全軍學習文化的命令。消息傳到張永華連長的耳裏，他樂得跳將起來，心裏像是漆黑天走路忽然遇到燈籠那樣亮堂；逢人就唸叨着：「這一下，不再是睜眼睛瞎了。」

張永華同志是一九四六年在遼東省復縣參軍的，現任某部機砲連連長，是一個立過二大功的功臣，又是一個優秀的共產黨員。他家是貧農，由於過去受着舊社會統治者的壓迫、剝削，沒有吃，沒有穿，他從小就給地主放牛、扛活，當然說不上進學校，一直到參軍，他還不識一個字。

他參軍那天，工作同志問他姓什麼。他說：「姓張。」工作同志又問：「姓什麼張呀？是這個彎弓『張』還是那個寫文章的『章』呀？」這一問，他可着急了，停了一半晌才答道：「我不識字，怎知道是那個張呀！反正寫一個就行了唄。」結果，工作同志把他的原姓「張」字寫成「章」。到一九四七年冬天，他家裏來了一封信，信封

上寫着「張永華同志收」，連裏文書找了好久，找不到一個「張永華」。後來見他姓名是「章永華」，有點相近，去問他，告訴他這封信是從遼東省復縣寄來的，這麼一對才知道原來就是他的。從這以後，他才把那個「章」改成了「張」。

這些倒是小事，可是沒有文化，當一個連長，尤其是機砲連的連長，碰到的困難是很多也很複雜的。像一九五一年春，部隊進行軍事訓練，須要他去向戰士們講解迫擊砲各部機件的構造和用途，以及相互的關係。另外還要他講解一下砲筒為啥沒有來復線，砲為什麼沒有扳機砲彈就能自動出去……

當他聽了文書把軍事訓練的進度表唸完以後，心裏急壞了：這不是要抓瞎嗎！我當過這麼多年砲兵，從來沒研究過這些，向來光知道打砲，光知道砲彈會爆炸，可以打死敵人，問為什麼這樣，那是一竅不通！於是他就同文書說：「我沒學過，怎樣講得來呢？」文書聽了說：「這些內容，教材上都有，只要把教材研究一下，做好教案就能講好。」

張連長皺着眉說：「看教材！看教材！你還不知道我是個斗大的字不識一籬筐的人嗎？怎麼能看懂教材呢？」

結果是這樣：在臨講課時，文書把教材的內容唸給他聽。可是成年人記憶力比較差，聽了後面的已忘了前面的，等回過來唸前面的，後邊的也開了「小差」了。一共



在臨講課時，文書把教材的內容唸給他聽。

唸了四、五遍，只勉強記得個大概。

講課開始了，他就照着剛才文書唸的內容，就所記得的給大家簡單的講解了一下。講得丟三拉四，重複來重複去，三個鐘頭的課才勉強講了二小時半，還有半小時怎麼辦呢？這時他望了望同志們，有的在抽煙，有的在打盹，有的東張西望，大家聽得稀裏糊塗，花了半天時間聽不清楚講的是啥。他覺得勉強再講下去也沒有用，於是就利用這半小時進行小組討論，研究剛才講的課，請大家把那些還沒弄懂的提出來。

快下課時，有一個新戰士站起來問：「連長，砲為什麼沒有來復線，這一點我不太懂。」這一問他可抓瞎了，老半天才說：「現在我也忘了，下課後大家上我那兒看看教材吧。」

「沒有文化真是睜眼瞎，那是一點也不差。」他在回連部的路上，一邊走一邊在想著這句話。

回到房子裏，他還敲着自己的腦瓜說：「我要到什麼時候才能解決這些困難呵！」

二

文化學習開始了，張連長那股積極勁真是沒法形容啦。

經過了二個月的突擊識字，張連長認識了二千多個字了，這下，他真像一個瞎了眼睛的人突然看見了光明一樣，歡喜得逢人便眯着眼笑着說：「我這個睜眼瞎可算是睜開一半眼了！……」

突擊識字結束後，即轉入課本教學。課本教學就不同突擊識字那樣可以狼吞虎嚥，這玩意兒要是狼吞，消化不了，花了時間，還收不到效果。

課本教學首先是搞字、詞、句，什麼字怎樣用，什麼詞才用得恰當，句子要怎樣

才算通順等等。開頭的字、詞、句學習，張連長還不感到吃力，一講大部分就能領會。因為這些字、詞、句的意思都是日常生活中常碰見的，所以當學造句時，也就能夠結合自己的口語，很快的造出來了。比如教員出了「難道」一詞讓大家造句，他考慮了一下，就在作業本上寫着：「志願軍在朝鮮冰天雪地裏，不但能打好仗，而且還能學好文化，『難道』咱們就學不好文化嗎？」造完句以後，馬上交給教員，教員看了高興的說：「對啦！這樣的句，用詞既恰當，又有政治意義。真好！」

隨後，寫作教學開始了，這次他可麻煩了，什麼要「抓住中心」呀，「寫具體」呀，「分段」呀，「層次清楚」呀，「句子通順」呀等等一大堆問題。當他一聽到要寫文章時，心裏打了個問號：「寫文章是大學生的事情，咱學幾天文化那會寫文章呢？這不是鬧笑話嗎？」後來，教員給他講解了許多關於寫作方法上的問題，他才漸漸有些信心。

有一次，教員出了一個作文題：「一個學文化好的同志」。題目出好，教員解釋完了以後，大家便鴉雀無聲的在寫着文章。

張連長一邊拿着筆，一邊低着頭在沉思。寫了有一個鐘頭，作業本上，除了題目和下面這一行字——「劉金國同志是個學文化好的同志」以外，再也找不到其他的字了。

下課時，他的作業本上也只寫了這麼幾句話：「劉金國同志真是個學文化好的同志，學習中積極認真，不怕困難，發揮了勤學苦練精神；同時，不但自己學好還能幫助別人。」教員看了看說：「太空洞！」然後提了幾點意見，告訴他晚上人靜時好好寫來交上。

他接受了教員的意見，向教員表示說：「明天早晨一定交！」

夜裏，已經九點鐘了，張連長還坐在煤油燈前，一手握着筆，一手托着腮，伏在桌上沉思着。可是他的作業本上仍然只有上午寫的那幾行字。他看了看，露出了怒容，心裏發急的責問自己道：「唉，真是寫不出來嗎？」這時他猛然想起過去沒有文化所碰到的困難，於是，已往的戰鬥生活，像電影一樣，一幕一幕映現在他的眼前：

那是一九四八年十月間，他在東北參加有名的塔山阻擊戰。

十月十五日拂曉，戰鬥進入最激烈的階段，敵人用猛烈的砲火向我軍陣地轟擊，我軍則以更猛烈的砲火還擊敵人。陣地上只聽見「轟！轟！轟！」的砲聲，其他啥也聽不見了。可是，不久，敵人為了避開我軍的打擊，把砲陣地移到山後邊去，然後用地圖測量距離的方法，測好砲位，再開砲向我軍陣地射擊。

「轟！轟！轟！」敵人的砲彈一個接一個的在我們陣地上爆炸，整個陣地變成了火海，籠罩着煙霧。有些戰士負傷了，有的工事被炸塌了。這樣，如果不能把這個敵

砲陣地摧毀，這一線的部隊就不能按時發起衝鋒，也就不能完成殲敵的任務。

這時連長命令張永華同志（那時他任迫擊砲七班班長）以超速度的砲火向敵陣地轟擊。張永華同志即率領全班同志要開始射擊。可是當他再用觀察鏡一觀察的時候，連敵人的影子也瞧不見！他心裏開始有點着急了：這向啥地方射擊好呢？目標找不着呀？觀察鏡觀不透山呀？這怎麼辦呢？他想了一下，想不出辦法，只得沒目標的向敵陣地的方向發射了幾發砲彈，但是一發也沒有落到敵砲陣地上。他只好重新用觀察鏡仔細的在觀察着。

連長看見我們的砲作用不大，不但沒有壓住敵人的火力，而且敵人的砲彈更瘋狂了，一顆一顆的落下來，便又繼續命令着：「快！快！趕快摧毀敵人的砲陣地，掩護步兵衝鋒。」

班長張永華同志聽到了連長的命令，急得汗像水珠般的流下來，他又命令砲手放了幾砲，可是仍然是毫無作用。

這時候，這個排能否發揮作用，就決定在這一門砲身上。他望着砲，急得全身的血在沸騰着，心急速的跳着，眼珠氣紅了，他對自己說：「我不能看到階級弟兄無故的傷亡呀！」他想：「一個共產黨員，一個革命戰士，這就是千錘百鍊的時候！」他想了一陣，再也忍耐不下去了，於是舉起了拳頭，憤怒的呼喊道：「狗日的，今天

非把你這個王八陣地摧毀不可！」說着便飛也似的向敵砲陣地方向奔去。他想跑到山頂上觀察清楚敵人的砲陣地所在地，然後射擊它。但是，他只跑了十多公尺遠，突然迎面飛來一顆砲彈，在隔他八、九米的地方爆炸了，彈片把他全身射了十六、七處傷口，血流了一地，他倒下暈過去了。

過了一會，他甦醒過來了，他又記起連長的命令。前進！前進！共產黨員沒有完不成的任務。他想着想着，又掙扎着爬起來向前跑。剛跑了兩步，由於受傷過重，他又倒下了。

恰好，迫擊砲九班班長李利同志，在一百公尺以外的地方，看見了七班的砲陣地給煙霧籠罩着，知道一定出了事故，於是他像流星般飛跑到七班陣地來。到了陣地前，七班的砲手們正在束手無策，一見九班班長來了，忙把情況告訴他。李利聽了，明白是因為不會測量距離，所以砲彈不能命中目標。隨即蹲下，一隻手從左邊的軍用褲袋裏掏出一張軍用地圖，一隻手從右邊褲袋裏掏出一把小尺，然後把地圖攤開，用鉛筆在敵陣地所在的山底下，畫了個小圓圈，即用尺一量，馬上把量的數字用鉛筆在紙上畫了兩下，畫完後，把砲位、米位修正了，隨即命令砲手：「預備——放！」

「轟！轟！轟！……」一顆顆砲彈像雷鳴一樣飛到敵人陣地上去，這一下，敵人的砲啞了；隨着，我軍的步兵按時發起了衝鋒，殲滅了敵人。…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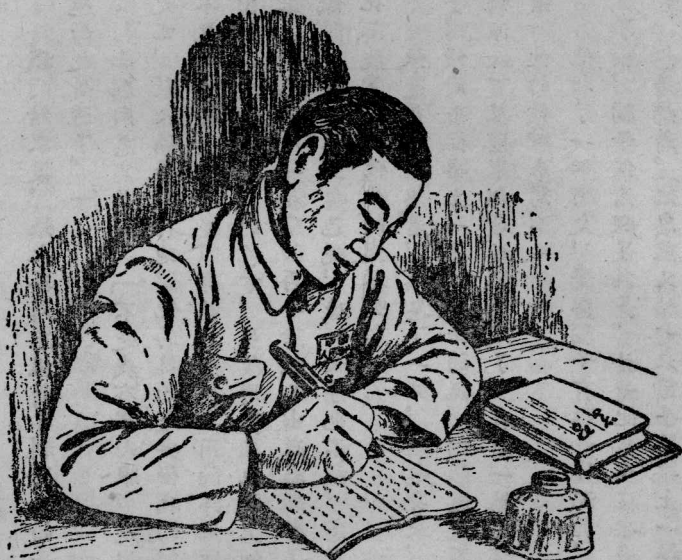
戰鬥結束後，張永華同志握着李利同志的手問：「九班長，你有一雙穿山眼嗎？連山也看透了。」

李利同志笑着說：「不是我有穿山眼，是用文化科學知識計算出來的。比如說昨天吧，敵人隔着山打砲，他的目的是要使我們找不到目標射擊，如果用肉眼觀察是看不見的，那怎樣辦呢？那就必須用軍用的詳細地圖來進行測量敵我距離。在地圖上測出敵人砲陣地所在的地方，然後用尺在地圖上細密量一下，把地圖上量的公分和地圖本身的比例尺一相乘，再一除就測出敵我距離了。」他聽了九班長的談話，心裏真是佩服，可是想到自己呢，連一個字也不識，怎麼去計算呢？不禁嘆道：「唉！沒有文化怎能掌握現代化的武器呢！」

張連長想着想着，嘆息了一聲，站起身來，一眼看見桌上的作文本子還是那幾行字，便用手往桌上一搥，大聲的說：「難道還不嘗清沒文化的味道麼！哼，國民黨反動派八百萬匪軍都被我們消滅了，我連一篇文章也寫不出來嗎？能寫出來，一定要拿出打仗的精神來寫！」

他打了一個呵欠，覺得腦子有點昏昏沉沉，於是打了盆涼水，把頭沖了一下，洗完了臉，腦子便清醒了許多。於是他又坐在桌邊沉思着如何寫好這篇文章。

想着想着，他忽然又站起來用手往桌上一搥，說：「啊！有辦法了！」接着又笑



他終於寫成了一篇五百多字的記敘文了。

了起來，指着作文本責問自己道：「你看，淨扣些大帽子，怎樣能抓住中心，寫具體呢？寫他學習積極認真，到底怎樣個認真法呢？寫他不怕困難，發揮了勤學苦練精神，那又表現在什麼地方呢？寫他幫助別人又怎樣幫助呢？他為什麼又會這樣去作呢？……」他說着，腦子就開了竅門，馬上提起筆「刷刷」的寫起來了。這樣，只花了一個半鐘頭，終於寫好了一篇五百多字的記敘文了。

第二天，張連長把寫好的文章交給了教員。教員看了笑

嘻嘻的說：「連長！就要這樣寫才能夠寫好。噢！有啥竅門嗎？連長。」張連長指着作業本答道：「有啥竅門？教員，不過寫文章不要扣大帽子，應該要有事實，讓事實說話。」

「對啦！『讓事實說話』這就是竅門呀！」教員馬上又回了一句。

張連長的作文得到好評。他心裏邊樂的直想：「這一仗比炸掉一個碉堡的勝利還要大呀！」

一年半來的文化學習，由於張連長發揮了高度的勤學苦練、克服困難的精神，取得了顯著的成績，終於在一九五三年全軍大會考試時，語文成績得九十七分，算術成績得一百分，他成為一個具有高小畢業文化程度程度的工農幹部了。

三

為了實現毛主席的號召：把中國人民解放軍建設成為世界上第二支最優秀的現代化軍隊，一九五三年下半年，全軍進入一個新的建軍旅途——開展了正規的軍事訓練了。

訓練開始了。張連長又要準備講課了。他把過去看不懂的迫擊砲教材拿來，翻開一看，不覺吃了一驚！噢！眼睛真的變樣了！記得前年翻開書只見一片黑字，全不懂

講些什麼，現在看的一清二楚，真像剝吃瓜子，一點不費勁似的一顆一顆吞嚙下去了。

首先進行的還是技術教育，課目的內容仍然和從前差不多：迫擊砲各部機件構造和用途……

沒講課以前，張連長根據課目的內容，仔細的研究了教材；並且畫了一張迫擊砲掛圖，把各部機件的名稱都註上了字；最後化了三個小時的時間，做好了一個四千多字的教案。

這次張連長不同過去了，上課號一響，他夾着教材、教具，胸脯一挺，「卡！卡！卡！」的就向課堂奔去了。來聽課的同志們看見連長夾了很多書來了，都議論紛紛的說：「真不簡單，真是變了樣啦！」

上課號響了，他不慌不忙的走上了講台，翻開了教案，就開始滔滔不絕的講起課來了。

同志們的幾百隻眼睛就像看新媳婦過門一樣的盯着他，意思是說：「看看連長學了文化以後是怎樣的吧！」

講課時，張連長把掛圖掛上了，然後看着教案及教材，邊指掛圖邊講，講得很慢，很清楚，有條理，一字一句也不亂，真像個演說家似的。



他邊指着掛圖邊講，講得很清楚……